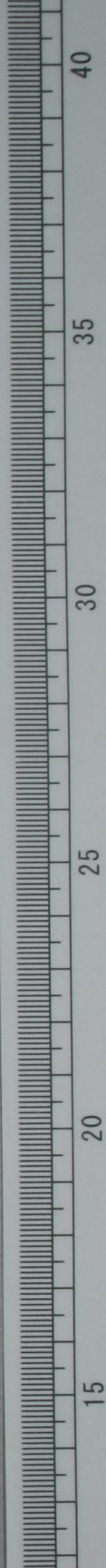




清本  
劉氏人譜  
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6  
1



文庫11  
D 36  
1

劉戡山先生著

人

並日  
三

二書房合梓

010190550627

人譜類記序

望信 辛未三月恭奉

恩賞

御製全史詩一函敬領之次敬

釋

柳田泉之印

宸藻莫非

勗勉臣工，臣皆為正臣，吏皆為

良吏，儒皆為真儒。

聖訓煌煌，無任欽佩。適

鶴樵學使以人譜類記兩

秩見示，閱之皆正臣良吏

真儒事蹟語錄，于世道人

心大有補益，因重梓以公

同好，用悵

鶴樵育材之苦心云爾。

嘉慶十六年春三月兩粵

使者松筠謹識



余莅任年餘每思  
蒐輯先哲粹言以  
為多士身心之助  
適幸畱中丞以謂

人譜一書家藏有裨  
益詢之書肆原板  
尚在閱序文知鶴  
樵中丞任學使時

曾為重梓嘉惠士  
林者余既喜因人  
成事且得兩同年  
之餉遺為不少也

丞印出以公同好  
道光四年夏六月替  
紫使者白鎔再後

臨流如海、始則十

菽山先生清忠亮節。昭著寰宇。其在東林。實足以紹明  
忠憲之傳。先曾王父大常桂渚公。雖未嘗身至東林。然  
講道論德。與諸賢實相劇切。忠憲忠介。兩公則尤所契  
厚。故太常之歿也。忠憲爲立傳。而忠介則書其神道之  
碑。忠憲之言曰。予與平仲同鄉舉。同出徐檢吾先生之  
門。同進士。同爲東林人。東林人行輩不一。如逢確齋。陳  
思岡。丁慎所。劉本孺。與公爲一輩。又曰。歲戊午。與平仲  
遊武彝。飲酒浩歌。而平仲每欷歔以爲老矣。媿過時而  
學也。夫平仲勲名滿天下。讀書寒暑不輟。其所謂過時  
而學者何在。有以平仲語而猛省者乎。平仲一語師萬

古矣。正治過庭時先君成齋先生爲余道太常遺事。洎東林諸賢以及戢山先生殉國諸本末。時復以立身行己之大致相誥誡。正治雖質性駑下私心頗知向往。迄今年過五十無所成就。殊負先緒。然亦不敢至於大越繩尺者。要皆得之家庭師友之教爲多矣。比從友人處獲讀戢山先生證人堂人譜。其言與朱子小學四子近思錄互相發明。而條分縷晰。似於學者尤易尋究。自愧志識闇劣。未能身體力行於萬一。而凡我後昆。誠能取是書樂玩而珮繹之。則立人之道不外於是矣。因鈔之家塾。并以公諸同志。據傅氏本。稍有增益。且謂類記亦

先生手自甄錄者。今悉仍之。雍正丙午二月。歙後學洪正治。拜手書於白沙教忠堂之家塾。

粵東省城 九曜坊  
信直齋刻字舖藏板



此出陳鼎  
東林列傳  
非明史本  
傳也

蕺山先生本傳

劉宗周字起東。紹興山陰人。生而端嚴。言動有倫。雖年  
少時。已歸然負儒宗望。萬曆辛丑。成進士。丁內艱。時許  
公孚遠學宗紫陽。宗周叩為學之要。告以存天理遏人  
欲。遂謹識之。勿敢忘。甲辰。授行人。歸養。丁外艱。讀禮之  
暇。惟以明理見性為事。一日。劉永澄至武林。互正所學。  
迺與決求仁之旨。析主靜之說。辨修悟之異同。永澄爽  
然如有失而去。壬子。起官。道謁高攀龍。相與講論。復有  
問學三書。皆儒宗要言。時顧高諸公修復東林。大會四  
方同人。講學不輟。京中人目為鈞黨。將構大獄。宗周上

書言顧憲成之學歸於自反請各思自反何如時論躋之旋告病至天啓辛酉起禮部儀制司主事時魏璫初用外庭未有言者乃首發其奸未幾果竊柄亂政如所言遷光祿寺丞累遷太僕少卿以病歸甲子起右通政未赴而冢宰趙南星等斥逐朝局盡變乃疏辭陳人臣進退之義有旨削籍居家潛心理學嘗與攀龍質疑罔間而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奉爲準的崇禎初復官起順天府尹策蹇就道其子徒步隨之甫蒞任卽以直諫被斥歸閉門靜坐不見一客其門人羣請設教不得已過陶石簣祠集紳儒會講以伊洛主敬之學宣明於衆

陶名望齡

而於慎獨之要尤加謹焉丙子起工部侍郎屢進昌言疏論內閣溫體仁狀且極言任用中官體統太重之弊上怒斥爲民歸家啓葢山書院從遊累千人梓所述人譜以授學者有朱子致知與陽明致知之辯壬午起改吏部左侍郎陳聖學二篇晉左都御史上言建道揆貞法守崇治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請復首善書院及社學罷厰衛上意頗嚮之復以救諫官熊開元姜採忤旨罷歸甲申國變聞信卽赴杭省跣足衣麻被髮請卽舉哀或欲俟哀詔至宗周曰豈有子聞父喪不躡踊之理詔至再奉行未爲不可也弘光立起原官至南

都疏請誅誤國諸臣。又表勸親征。併劾四鎮淮撫戰守失宜之罪。有違時宰意。遂見逐。乙酉六月。山居聞變。不食而卒。學者稱念臺先生。

人譜類記校訂凡例

一劉子全書首收人譜。文頗有異同。其叢過諸款。尤爲參差不齊。而編者所引注數本。復各不同。勢不能悉揭之。欄外亦不欲輒有所取捨。以致紛更。今據補正一二外。並仍舊貫。各成其爲本而已。改過說前。有訟過法及附錄。此本削之。蓋有微意存。今亦不敢補入。類記以下。無另本可商。然書出近世。其所取材。率可覆按。試將原文參勘。異同儘多。蓋意主淺顯易入。不得不稍櫟括其詞。要於大旨無傷矣。此自非甚不得已。共從其舊。不敢輒置片辭。

人譜類記凡例  
一 舊本魯魚殊多，今一一改正，然其間如戔譌成，樣譌  
樣類，尚有不及釐訂者，夫人所能辨，不復煩追改，其  
所改字，不必悉注出，間有注者，亦或詳或畧，要皆確  
有依據，並非臆撰，庶不武斷貽譏。

一 書中人，或以字，或以号，或以諡，或以官爵稱，而不載  
名者，今特爲初學詳之，其一人屢見，而前後異稱者，  
則前後各注，而假一名字以別之，如宋儒張九成，初  
稱張文忠公，注曰張名九成，後稱張橫浦，又稱張無  
垢，並注曰張九成而已，是其例矣，其前載名而後不  
載名者，於後注亦如之，但書肆不假以日，隨校隨附。

一 劄劄，不免時失照管，自紊其例，其他釐正之未盡，與  
繁簡之失宜，亦職由焉，愚意不問載名不載名，苟可  
攷者，咸注其世代鄉貫，諡号官爵，庶幾於蒙士有補，  
而書肆喜簡厭繁，雖以校訂屬余，而不盡從余，以  
故所爲止此，既無益於童蒙，且受吹於大方，轉不如  
不爲之爲愈，殊不禁悵然。

一 歷代帝王及七國以前人，槩不注名，以其易檢也，如  
漢之班馬諸葛，晉之陶淵明，宋之六子，司馬歐蘇，明  
之王陽明數公，亦不及焉，衆所共悉也，他有不可攷  
而不注者，有可攷而仍不注者，識者自能辨之，又有

一二本非不可攷而淺學偶不能攷姑闕之以俟後攷者若或稱某之父某之身而不載字號及但舉官爵不著其姓者固在置而不問之例焉

一聞有非有所駁正而注此條出某書云云者係一時筆滑所及偶失刪去誤上剗削有舉莫廢不妨過存以資初學

一四庫全書提要所論於此書頗有關係今特抄出真于諸序後焉

天保辛丑暮春

谷操識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人譜一卷人譜類記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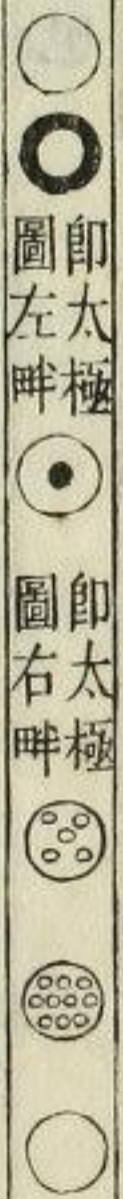
明劉宗周撰。姚江之學多言心。宗周懲其末流。故課之以實踐。是書乃主畿山書院時所述。以授生徒者也。人譜一卷。首列人極圖說。次記過格。次改過說。人譜類記二卷。曰體獨篇。曰知幾篇。曰凝道篇。曰考旋篇。曰作聖篇。皆集古人嘉言善行。分類錄之。以為楷模。每篇前有總記。後列條目。間附以論斷。主於啟迪初學。故詞多平實淺顯。兼為下愚勸戒。故或參以福善禍淫之說。然間一及之。與袁

人譜 卷一  
黃功過格立命之學。終不同也。或以蕪雜病之。則不知宗周此書。本為中人以下立教。失其著作之本旨矣。

蕺山先生人譜

歙後學洪正治陔華校編

人極圖



人極圖說

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

即周子所謂太極。太極本無極也。統三才而言。謂之

極。分人極而言。謂之善。

繼之者善也。

動而陽也。乾知大始是也。

○符作○  
今从劉子  
全書改正  
下全

成之者性也。

靜而陰也。坤作成物是也。

繇是而之焉。達於天下者道也。放勳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五性之所以著也。五性既著。萬化出焉。萬化既行。萬性正矣。

五性之德。各有專屬。以配水火木金土。此人道之所以達也。

萬性一性也。性一。至善也。至善本無善也。無善之真。分爲一五。散爲萬善。上際爲乾。下蟠爲坤。乾知大始。吾易知也。坤作成物。吾簡能也。其俯仰於乾坤之內者。皆其

與吾之知能者也。

乾道成男。卽上際之天。坤道成女。卽下蟠之地。而萬物之胞與。不言可知矣。西銘以乾坤爲父母。至此以天地爲男女。乃見人道之大。

大哉人乎。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其惟心之所爲乎。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無知之知。不慮而知。無能之能。不學而能。是之謂無善之善。

君子存之。善莫積焉。小人去之。過莫加焉。吉凶悔吝。惟

所感也。積善積不善。人禽之路也。知其不善以改於善。始於有善。終於無不善。其道至善。其要无咎。所以盡人之學也。

君子存之。卽存此何思何慮之心。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是也。然其要歸之善補過。所繇殆與不思善惡之旨異矣。此聖學也。

證人要旨

○無極一曰稟閒居以體獨。

學以學爲人。則必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心而已。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慎獨。

繇由通明  
人理詳書  
由爲繇

再則曰慎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卽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獨處之時。可爲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謂之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至念及揜著無益之時。而已不覺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閒居之地可懼也。而轉可圖也。此時一念未起。止有一真无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吾自欺也。吾亦與之無自欺而已。則雖一善不立之中。而已具有渾然至善之極。君子所爲必慎其獨也。夫一閒居耳。小人得之。爲萬惡淵藪。而君子善反之。卽是證性之路。蓋



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證人第一義也。

靜坐是閒中吃緊一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

○動而二曰卜動念以知幾。

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也。動而生陽。七情著焉。念如其初。則情返乎性。動無不善。動亦靜也。轉一念而不善隨之。動而動矣。是以君子有慎動之學。七情之動不勝窮。而約之爲累心之物。則嗜慾忿懣。居其大者。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懲窒之功。正就

動念時。力扼其轉念之關。不使流而爲不善。纔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復其初矣。過此以往。便有蔓不及圖者。昔人云。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直如此難。亦爲圖之於其蔓故耳。學不本之慎獨。則心無所主。滋爲物化。雖終日懲忿。只是以忿懲忿。終日窒慾。只是以慾窒慾。以忿懲忿。忿愈增。以慾窒慾。慾愈潰。宜其有取於摧山填壑之象。豈知人心本自無忿。忽焉有忿。吾知之。本自無慾。忽焉有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時。卽是懲之窒之之時。當下廓清。可不費絲毫氣力。易曰。知幾其神乎。此之謂也。謂非獨體

人之譜 四  
之至神。不足以與於此也。

○靜而無靜。三日謹威儀以定命。

慎獨之學。既於動念上下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念不自念泯也。容貌辭氣之間。有爲之符者矣。所謂靜而生陰也。於焉官雖止而神自行。仍一一以獨體閑之。靜而妙合於動矣。如足容當重。無以輕。心失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心失之。目容當端。無以淫。僻心失之。口容當止。無以煩。易心失之。聲容當靜。無以暴。厲心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心失之。氣容當肅。無以浮蕩。心失之。立容當德。無以徒倚。心失之。色容當

莊。無以表暴。心失之。此記所謂九容也。天命之性。不可見。而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卽所謂性也。故曰。威儀所以定命。昔橫渠教人。專以知禮存性。變化氣質爲先。殆謂是與。

○五行攸敘。四曰敦。大倫以凝道。

人生後。便爲五大倫關切之身。而所性之理。與之一齊俱到。分寄五行。天然定位。然必待其人。而後行。故學者工夫。自慎獨以來。根心生色。暢於四支。自當發於事業。而其大者。先授之五倫。於此尤加致力。外之何以極其規模之大。內之何以究其節目之詳。總期

踐履敦篤。慥慥君子。以無忝此率性之道而已。昔人之言曰。五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夫惟常懷不盡之心。而黽勉以從事焉。庶幾其追於責乎。

物物太極五曰備百行以考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非意言之也。只繇五大倫推之。盈天地間。皆吾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也。其間知之明。處之當。無不一一責備於君子之身。大是一體關切痛癢。然而其間有一處缺陷。便如一體中傷殘了一肢一節。不成其爲我。又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安見肢節受傷。非卽腹心之痛。故君子言仁

則無所不愛。言義則無所不宜。言別則無所不辨。言序則無所不讓。言信則無所不實。至此乃見盡性之學。盡倫盡物。一以貫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今學者動言萬物備我。恐只是鏡中花。略見得光景如此。若是真見得。便須一一與之踐履過。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統體一極也。強恕而行。物物付極也。

其要无咎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

自古無見成的聖人。卽堯舜不廢競業。其次只一味遷善改過。便做成聖人。學者歷過上五條。纔舉一公

案如此是善。不如此便是過。如此是善。而善無窮。以善進善。亦無窮。不如此是過。而過無窮。因過改過。亦無窮。一遷一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於聖人之域。此證人之極則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自歷落分明。學者但就本心明處。一決決定。如此不如彼。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做。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愈明。則查檢愈細。全靠不得今日已是見得如此。而卽以爲了手地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紀過格

○物先 一曰微過。獨知主之。

妄獨而離其天者是

以上一過。實函後來種種諸過。而藏在未起念以前。彷彿不可名狀。故曰微。妄字最難解。直是無病痛可指。如人元氣偶虛耳。然百邪從此易入。人犯此者。便一生受虧。無藥可療。最可畏也。程子曰。无妄之謂誠。誠尚在不妄之後。誠與僞對。妄乃生僞也。妄只一點浮氣所中。如履霜之象。微乎微乎。妄根所中曰惑。爲利爲名爲生死。其粗者爲酒色財氣。

○動而 二曰隱過。七情主之。

溢喜 損者三樂之類。

遷怒 尤忌藏怒。

傷哀 長戚戚。

多懼 憂讒畏譏或遇事變而失其所守。

溺愛 多坐妻子。

作惡 多坐疎賤。

縱欲 耳目口體之屬。

以上諸過過在心藏而未露故曰隱。微過不可見但感之以喜則侈然而溢感之以怒則怫然而遷七情皆如是而微過之真面目於此斯見今須

將微者先行消煞一下然後可議及此耳。

○靜而三曰顯過九容主之。

箕踞 交股大交趨蹶以上足容

擎拳 攘臂高卑任意以上手容

偷視 邪視視非禮以上目容

貌言 易言煩言以上口容

高聲 謔笑詈罵以上聲容

岸冠 脫幘搖首側耳以上頭容

好剛使氣 怠懈以上氣容

跛倚 當門履闕以上立容

令色 遽色 作色 以上色容

以上諸過授於身故曰顯。九容之地即七情穿插其中。每容都有七種情狀伏在裏許。如喜也會箕踞怒也會箕踞其他可以類推。

⊙五行四曰大過五倫主之。

非道事親 親過不諫 責善 輕違教令 先意

失權 定省失節 唯諾不謹 奔走不恪 私財

私交遊 浪遊 不守成業 不謹疾 侍疾不

致謹 讀禮不慎 衣服飲食居處 停喪 祭祀不敬 失齋失戒

不備 繼述無聞 忌日不哀 飲酒茹葷 事伯叔父母

不視父母以降 以上父子類皆坐為人子者其為父而過可以類推

非道事君 長君 逢君 始進欺君 考校筮仕鑽刺之類

遷轉欺君 負緣速仕 不愛民 不盡職 受賄 貪生

居鄉把持官府 囑託私事 遲完國課 擅議

詔令 私議公祖父母官政美惡 以上君臣類

交警不時 聽婦言 反目 帷薄不謹 如縱婦女入廟燒香

之類 私寵婢妾 無故娶妾 婦言踰閥 以上夫婦類皆坐為

者 非道事見 疾行先長 衣食凌競 出入不稟命

憂患不恤 侍疾不謹 私蓄 蚤年分爨 侵

公產 異母相嫌 閱牆 外訴 聽妻子離間

貧富相形 久疎動定 疎視猶子 以上長幼類皆坐為人幼者其

為長而過可以類推

勢交 利交 濫交 狎比匪人 延譽 恥下問

嫉視諍友 善不相長 過不相規 羣居游談

流連酒食 緩急不相視 初終渝盟 匿怨

強聒 好為人師 以上朋友類

以上諸過過在家國天下故曰大 諸大過總在容貌辭氣上見如高聲一語以之事父則不孝以之事兄則不友其他可以類推為是心上生出來

舊關今  
依全書補  
入

者

物物不極 五日叢過百行主之

浮華 刻薄 輕佻 飾偽 戲動 妄語 疎誕

乖戾 不力學 不服善 不敬師 曠館職

趨附 躁進 恃勢 恃才 造次 顛沛 由徑

嫌疑 蔽善 竊能 輕諾 爽約 不忍辱

不釋怨 忘恩 忘舊 市恩 嫁禍 游夢 好

閒 博奕 戒賭附見 流連花石 愛聚古玩 好

色 閨門 畜婢 錮婢附見 挾妓 畜俊僕 觀

戲劇 作豔詞 不安澹泊 第宅豪奢 盛飾輿

馬	衣服奢侈	衣冠異製	暑月袒	科跣	飲
食	豐盛	宴會侈靡	嗜酒	市飲	輕赴人席
貪	得	濫受	輕假	請托	居間爲利
公	拾遺不還	持籌	不治生產	田宅方圓	
嫁	娶競財	窮追債負	拒人乞貸	圖謀風水	
遇	事不行方便	滑稽戲謔	好稱人惡	許人陰	
事	妄詆前賢	好訟	疏九族	薄三黨	溺女
	不善勸化愚人	武斷鄉曲	虐使婢僕	欺凌	
寒	賤	窮治盜賊	不恤死喪	見骼不掩	不敬
神明	棄毀字紙	不敬五穀	殺生	食牛犬	

射	飛鳥	啓蟄蟲	無故斬草木	笑人體貌	破
人	婚姻	讀書無次序	讀書不知要	讀書不務	
實	讀書不能疑	書法潦草	養生導氣		
以上諸過自微而著分大而小各以其類相從略					
以百爲則百過所舉先之以葆心一關而綱紀					
之以食色財氣終之以學而叛道者大抵皆從五					
倫不敘生來					
○	迷	復六日成過	爲衆惡門	以克念終焉	
崇	門	微過成過	日微惡		
妖	門	隱過成過	日隱惡		



鬼門 顯過成過曰顯惡

獸門 大過成過曰大惡

賊門 叢過成過曰叢惡

聖域 諸過成過還以成過得改地立登聖域。

以上一過准一惡惡不可縱故終之以聖域。人雖犯極惡大罪其良心仍自不泯依然與聖人一樣只為習染所引壞了事若纔提起此心耿耿小明火然泉達滿盤已是聖人或曰其如積惡蒙頭何曰說在孟子訓惡人齋沐矣。

改過說一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人得之以為心是謂本心何過之有惟是氣機乘除之際有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者有過而後有不及雖不及亦過也過也而妄乘之為厥心病矣乃其造端甚微去無過之地所爭不能毫釐而其究甚大譬之木自本而根而幹而標水自源而後及於流盈科放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慎防其微也防微則時時知過時時改過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隨事過隨事改

改之則復於無過。可喜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雖然，且得無改乎。凡此皆却妄還真之路，而工夫吃緊。總在微處得力云。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真能謹微者也。專言毋我，卽顏氏之克己。然視子則已粗矣。其次爲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視顏則又粗。故夫子僅許之曰：可以爲難矣。言幾幾乎其勝之也。張子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痛在，亦爲其徒求之顯著之地耳。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於大過乎。若邢恕之一日三檢點，則叢過對

治法也。真能改過者，無顯非微，無小非大。卽邢恕之學，未始非孔子之學。故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不然其自原憲而下，落一格，轉粗一格。工夫彌難，去道彌遠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

改過說二

人心自真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則成妄。如魑魅不能晝見，然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其爲本體之明，固未嘗息也。一面明，一面暗，究也明不勝暗。故真不勝妄，則過始有不及改者矣。非惟不改。

又從而文之。是暗中加暗。妄中加妄也。故學在去蔽。不必除妄。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以喻人心明暗之機。極爲親切。蓋本心常明。而不能不受暗於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卽是過。暗中之明。卽是改。但常人之心。雖明亦暗。故知過而歸之文過。病不在暗中。反在明中。君子之心。雖暗亦明。故就明中用箇提醒法。立地與之擴充去。得力仍在明中也。乃夫子則曰。內自訟。一似十分用力然。正謂兩造當庭。抵死讐對。止求箇十分明白。纔明白。便無事也。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

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何如。如此反覆推勘。討箇分曉。當必有怡然以冰釋者矣。大易言補過。亦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補出。歸於圓滿。正圓滿此旭日光明耳。若只是皮面補綴。頭痛救頭。足痛救足。敗缺難掩。而彌縫日甚。仍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固有有過而不自知者矣。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止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吾所知之。不逮。尤有不容緩者。

改過說三

或曰。知過非難。改過爲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未嘗復行之行。而後成。未嘗不知之知。今第曰知之而已。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抑何改過者之寥寥也。曰。知行只是一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知者行之審。行者知之實。故言知則不必言行。言行亦不必言知。而知爲要。夫知有真知。有嘗知。顏子之知。本心之知。卽知卽行。是謂真知。常人之知。習心之知。先知後行。是謂嘗知。真知如明鏡常懸。一徹永徹。嘗知如電光石火。轉眼卽除。學者由嘗知而進於真知。所以有致知之法。大學言致知在格物。

正言非徒知之。實克蹈之也。致之於意而意誠。致之於心而心正。致之於身而身修。致之於家而家齊。致之於國而國治。致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苟其猶有不誠。不正。不修。不齊。不治。且平焉。則亦致吾之知而已矣。此格物之極功也。誰謂知過之知。非卽改過之行乎。致此之知。無過不知。行此之行。無過復行。惟無過不知。故愈知而愈致。惟無過復行。故愈致而愈知。此遷善改過之學。聖人所以沒身未已。而致知之功。與之俱未已也。昔者程子見獵而喜。蓋十二年如一日也。而前此未經感發。則此心了不自知。尙於何而得

十二  
二十  
金書乙正

改地。又安知既經感發以後。遲之數十年。不更作如是觀乎。此雖細微之惑。不足爲賢者累。亦以見改過之難。正在知過之尤不易矣。甚矣學以致知爲要也。學者姑於平日聲色貨利之念。逐一查檢。直用純灰三斗。蕩滌肺腸。於此露出靈明。方許商量。日用過端下落。則雖謂之行到然後知。亦可。昔者子路有過。七日而不食。孔子聞之曰。由知改過矣。亦點化語也。若子路可謂力行矣。請取以爲吾黨勵。

人譜類記上

欽後學洪正治陔華校編

體獨篇

○大學云。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述體獨第一。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闇室。又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誠立而萬善從之。

楊龜山先生曰。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意

而已。詩書所稱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故於觀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颙若。

或問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又曰。主靜立人極。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敬勝百邪。無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心有所向。便是欲。

王心齋曰。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所見。便是妄。旣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

王名良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一日謂門人曰。爾輩相從。只是學得某言語。所以不進。盍行之。因請問力行之要。曰。且靜坐。

朱子曰。凡學須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言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

張敬夫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凡有所爲而爲之。謂利。無所爲而爲之。謂義。

邵康節曰。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

張名誠

也。

劉子新論  
獨立不慚  
影獨寢不  
慚余茶語  
本此

蔡元定貽書諸子曰。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勿以吾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薛名瑄

薛文清公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又曰。予每夜就寢。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若有不合。則輾轉不能寢。必思所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

陳名璣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無事不可對人言者耳。

陳了翁先生。雖閒居。容止常自莊敬。言不苟發。一日與

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曰。吾豈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程明道在澶州。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入山。見林木之佳者。便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中不可著一事。

張名九歲

張子韶先生。年十四遊膠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鑠金。不啓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斂容危坐。對簡編。若與神明伍。乃相與驚服而尊師之。

胡名居仁

胡敬齋先生。處家庭。如在朝堂。對妻孥。如對大賓。造次顛沛。未嘗少違。幾微隱約之地。則愈嚴愈密。嘗有詩云。

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先。交爭真在此。要不愧皇天。  
劉璣嘗與兄璵連棟隔壁。璵於夜間呼之。數聲不應。良  
久方答。璵怪問之。乃云向未著衣帽故也。

趙軌少有行簡。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  
主。誠諸子曰。機杼之物。不願侵人。後爲齊州別駕。徵入  
朝。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踐踏人禾。駐馬待明。  
訪禾主。酬直而去。

夏公原吉使吳中。館於范文正公書院之偏室。夜三鼓。  
適范氏子孫有事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坐。俟贊  
者至。禮畢方就寢。前輩之用心如此。

右記體獨錄。古人謹獨之說。而併及行事之最近者。  
獨不可名。卽言之已成逗漏。况行事之著乎。此所謂  
近似者也。舉似以求真。善學者。幸反身而自得之。  
知幾篇

○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  
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述知幾第二。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知曰  
智。守曰信。又曰。幾微故幽。此微字。卽道心惟微之微。幽  
莫過于鬼神。知幾其神之謂。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濂溪只說幾字。然



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又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滎陽成臯之間，我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剗定脚，逐漸挨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薛文清公曰：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掃除，以全吾湛然之性。

周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

朱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若是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只

是眼前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如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做詩，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到得合用處，都不著力。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朱子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閨室求物，把火來照便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不知不覺自會變，不消得費力。

朱子又曰：人性褊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作止

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  
龜山門人相傳指訣。常令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

王陽明先生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又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

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見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

又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慾。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

邵康節先生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大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飲。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酒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

何。無可奈何四字內有形容不盡之妙。讀者當意會之。

程伯子少好獵。既見周茂叔。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

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一日萌動。復如初矣。

後十二年。偶自外暮歸。途中見獵者。不覺心喜。乃知前

此果未也。舉此兩則以見喜字之意。

程子曰。治怒難。治懼尤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

懼。

薛文清公嘗自言。二十年治一怒字不盡。以是知克已

之難。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

謝名良佐

呂名希哲  
自下脫歷  
陽二字

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伊川先生赴涪。渡江舟幾覆。舟中皆號泣。先生獨正襟危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人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故耳。

謝上蔡多恐怖。每於危堦上蹈險以習之。恐怖有根。危堦之習。且從方寸識服。語云。世上無如人欲險。

呂原明晚年習靜。雖警恐顛沛。未嘗少動。自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先生安坐轎上。神

色不動。

**常普通**

第五倫常自言。兄子病。一夜十起。退而輒熟寢。子病則不起。然終夜為之不寢。孰謂人果無私乎。朱文公曰。知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會省察了。

陸澄在官。忽家信至。言兒病危。心憂悶不能堪。陽明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自有箇中和處。過卽是私意。人於此多認做天理。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兩以上是說愛。不是說憂患。不可誤看。

**張名繹**

周茂叔先生愛蓮說有曰。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菊之愛。陶之後。鮮有聞。蓮之愛。同子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舉此以為用愛之準。會心人當不遠也。

**解名繹**

張思叔詬僕夫。伊川先生曰。何不動心忍性。一友每易動氣責人。陽明先生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人不是。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解大紳曰。處其心常在。熙卷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

伊川先生嘗自言。吾受氣甚薄。早年多病。晚乃愈康。年

七十二。不減壯盛時。門人問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過爲攝持歟。先生曰。吾深以忘生。徇欲爲取。

元城劉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四。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可以自主。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又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大夫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居坐必端正。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終身未嘗草

書。歲時家廟祭享拜疏。七十有二。未嘗廢缺。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

謝上蔡云。某色欲已斷二十年矣。蓋欲有爲。必須強盛。方勝任。故斷之也。問於勢利何如。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

陸澄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陽明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無做劫盜的閒思雜慮。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利名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光光都消滅了。只是心之本體。看

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右記知幾。後儒論學。都認不得幾字。但就動念上討分曉。便謂之知幾。其實後人所謂幾。非周子幾善惡之幾。亦非聖人知幾之幾也。學者終身造詣。只了得念起念滅工夫。便謂儒門極則。此箇工夫以前。則委之佛氏而不敢言。此箇工夫以外。則歸之霸圖而不屑言。遂使儒門淡薄。爲二家所笑。而吾儒遂不能舍二家以立脚。以故往往陽闢佛而陰逃禪。名聖真而雜伯術。虛無功利之說。縱橫以亂天下。聖學不傳。

悲夫。

定命篇

○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述定命第三。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法。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叛道矣。禮卽天地之德也。

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

呂原明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朱子曰。九容九思。便是涵養。

周名汝登

周海門曰。容貌辭氣。德之符。一切容儀。皆能淑慎。使人望而知為我輩人。方見實學。

萬名廷言

萬思默曰。人心惟危。故易動。易動故有一種躁率粗獷。

之氣。不覺發來與物相忤。所以雖向好事。動多凶悔吝。道心惟微。微便細膩。聖賢兢兢。在微處用功。所以氣平色和。動必安詳而吉。以上統言九容。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子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

朱文公每徒行報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則徘徊瞻顧。緩步微吟。

鄉先輩陶庸齋。篤尚理學。每見門弟子有交股時。輒正色讓之曰。小交則小不敬。大交則大不敬。以上足容。

陳才卿見朱晦翁。以右手拽涼衫袖口。偏於一邊。晦翁

陳名文蔚

曰。夜來說手容恭。公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入手鞠躬曰。忘了。晦翁笑曰。為已之學。有忘耶。

有學者。每相揖畢。則縮左手袖中。晦翁曰。公常縮著一隻手。便不是舉止模樣。以上手容

記曰。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萬思默曰。凡物誘人。色為甚。人為誘所入。目為甚。故養神之道。全在收視。收視者。非瞑目不視。蓋常不欲盡視也。如所謂平視含光之意。此養德養身之至要。語云。平視則心柔。甚有味。以上目容

孔子至周觀禮。見太廟有金人。三緘其口。因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多敗。毋多動。多動多患。

陳名賦

賀欽學於陳白沙先生之門。與人言論侃侃。白沙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淡沉和平。於是作書室於後圃。扁書淡沉和平四字以自警。以上口容

程子曰。戲謔甚害事。不戲謔亦存心養性之一端。

蘇子瞻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生平頗好詼諧。范祖禹每戒之。子瞻後與人謔。必囑曰。勿令范十三知之。士大夫倉卒間。不能自捫其舌。賴有畏友。亦可補救於萬一也。王陽明先生少好謔。自見婁一齋。告以聖人可學而至。

婁名諒



浚契之自是常端坐省言。同業者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當改也。以上聲容

**胡名璣**

徐積初見胡安定公。頭容稍偏。安定厲聲曰。頭容要直。徐驚起。自思不特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

心以上頭容

程明道嘗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張橫渠先生自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李名侗**

李延平初喜馳馬。乘醉即馳至一二十里。後來涵養到

**文名彥博**

時。行路起。初如此。將到亦是如此。如呼一使。一聲如此。聲聲都如此。皆是涵養得力。變化氣質處。以上氣容

程伊川入侍經筵。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終日侍立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某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以上立容

二程先生在伊川極峻整。然跡於峭刻。不可近。惟明道和易而不失其正。甚得孔氏家法。一日明道與弟同赴一寺。兄由左門。弟由右門。左門之人隨明道者。以數百

計。右乃寥寥。伊川見之歎曰。此是願不及家兄處。

劉立之謂從明道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氣象。

或問色容莊甚難。朱子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以上色容。

右記九容。九容便有九思。若只言九容。便是偽也。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以上諸君子。都從此得力過來。然猶不可不辨也。昔曾子寢疾。而發歎於孟敬子。惓惓於三者之道。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凝道篇

中庸云。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述凝道第四。

程子曰。凡不能動人。只是誠未至。於事厭倦。亦是無誠處。又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嘗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朱子曰。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質偏處。意欲萌處。與平常所講相似。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最切近處。亦都不得絲毫。

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王陽明曰。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右總記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

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司馬溫公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至於事君亦然。又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習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曾子嘗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甦。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

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逐出。包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歲餘。父母感悟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習。身口所安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後諸弟不能自立。包復賑給之。

王祥性至孝。因繼母朱失愛於父。及父母有疾。祥衣不解帶。湯藥必躬嘗。母嘗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爲誠孝所感。

羅仲素讀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始於見得不是處耳。

呂原明事正獻公。雖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出入必告於親。

羅從彦

正獻名公著

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婦奉侍勤謹。孝行克諧。每日焚香。爲父母祈禱。百計娛樂暮景。

崔沔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衣而奉者三十年。每美景良辰。必扶持晏笑。令母忘其所苦。母卒。毀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於母。慈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旣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厚待之。庶幾九原慰安也。

楊乙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飢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

乙一全

人感其孝。與之金。顧爲傭。不受。曰。吾親烏可一日離也。父母相繼死。乞得棺。脫已衣斂之。雖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卽露宿棺旁。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失。

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間致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必曰。何不學李步行。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歲。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許。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

常善全

潤下脫玉字

日。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任盡言事母至孝。母老多疾。未嘗離左右。思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言語稍多。或以憂喜稍過。於是朝暮候視。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張魏公欲辟之。力辭曰。盡言假使得一神丹。可以長生。必持以遺母。不以獻

張名浚

公也。况能舍母而與公軍事耶。

庾黔婁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驚其忽至。時易疾方一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便明。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活。心愈憂苦。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徐積父卒時。方三歲。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稍長。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旣冠。從安定胡先生受學。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側。每見衣冠問候。備物盡志。惟恐有失。應舉入都。載母與俱。比登第。年已過壯。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人。必爲母患。固有待也。母亡。廬墓三年。雪夜

伏墓側。哭不絕聲。神宗元豐八年。詔賜帛米。卒。諡節孝先生。

胡名居仁

胡敬齋執親喪。水漿不入口。哭踊每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

周名行已

伊川喪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何子平以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就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欲爲葺理。子平不許曰。我天地間一罪人耳。

屋何宜覆。太守聞而矜之。爲營塚壙。

王哀痛父死非命。隱居教授。廬於墓側。且夕至墓拜跪。攀柏哀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爲之廢蓼。我之篇。

邱鐸葬母鳳鳴山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卽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

此條出温  
公家錄李  
五代孟蜀  
太子賓客

許名衡

李鄴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請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思也。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許文正公疾革。家人有祀事。公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既徹而卒。

柳公綽天性仁孝。丁母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甚謹。其有外婚姻者。一不知非薛所生也。在公鄉間。最有家法。子仲郢。端嚴好禮。起居一遵父教。事叔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於路。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暮歸。必束帶迎馬前。公權屢辭焉。仲郢終不以達官故少改也。以上記父子有親

韓名琦

韓魏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畏避。或諫曰。公所爲誠善。然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亦無處所。公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

司馬温公爲相。以身殉國。勤勵庶政。時已得疾。賓客見其瘦。引諸葛食少事煩爲戒。公曰。生死命也。爲之益力。疾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

孝宗隆興中。除朱子提點江西刑獄。促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卽入對。無及也。先生曰。



劉安世

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逆探上意。為面謾乎。及奏對。反復於天理人欲之際。甚力。帝稱善焉。劉器之為諫官。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俟天威稍霽。復前極論。殿廷觀者。皆汗流縮頸。目之為殿上虎。

山陰汪公應軫。以庶常出守泗州。泗民惰弗耕桑。公首勸耕。買桑千本植之。募婦女善治蠶者。教蠶事。會武宗駕駐南都。詔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公奏言。泗州地瘠民貧。流亡載道。其婦女存者。跣足蓬首。不堪見聞。萬無

以應明詔。臣向募桑婦若干人。倘許納宮中。俾授蠶事。有裨聖治。不淺。詔乃止。

蔣司空瑤守揚州時。會武宗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賂遺。莫可貨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為媚悅。白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為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主。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上熟視之。曰。真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以歸。公叩

李樂見聞  
雜記上卷  
得巨魚  
杉戲曰此  
可直五百  
金林欲中  
公遂請以  
昇公云云

首謝而去。

張九成

張橫浦先生以不附和議為秦檜所惡嘗使人諭先生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曲先生曰未有枉已而能直入者。

揚名廷和

鄭端簡公曉將廷試董學士玘薦之政府一日來顧出擬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文令為之曰此元老石齋揚公意也其尊人聞之艷然不悅曰後學初入仕當患所以立若通謁相門他日何所不至獨不聞張師德劉元城事乎端簡遂往董辭焉。

司馬溫公與姪書云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者

金名之俊

按之俊字彥章吳縣人明萬曆四十年進士履擢兵部右侍郎清順治元年仍授原官歷秘書院大學士康熙九年卒于家事蹟詳誠臣傳此條蓋洪氏所增云

無數而以愚直處其間如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

太傅金文通公誠子弟云我在官日汝輩少做一件得意事則我休官日汝輩便省一件失意事。

程明道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令晉城時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恤孤寡者責之親戚鄉黨使之無失所鄉必有校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任三年民愛之如父母每於坐處書視民如傷四字曰顯常媿此

四字。

張橫渠先生為雲巖令。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於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黃名翰  
宋史蔡下

有一料二

字寓公所

督工作寓

公士人

黃勉齋知安慶。至則金人已破光山。民情震恐。議修城以備。為請於朝。公不俟報。即日興工。分十二料。先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所督工。分料主之。城成。會金人破黃州。東西皆陷。獨安慶如故。繼而霖潦。巨浸暴至。城屹然無損。郡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我者黃父也。

宋史我作汝

